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斐秀娘夜遊西湖記

話說南宋理宗皇帝寶慶二年春三月初，在臨安府萬松嶺上，有個太尉，姓裴名朗，字士明，年五十歲，為人淳善，博覽群書，琴棋音樂，靡不精通。夫人高氏，年四十歲，無子，止生一女，年方十五，小字秀娘，生得端嚴美貌，傾城國色，好似西施重再活，猶如仙子降人間，聰明伶俐，琴棋書畫，詩詞歌賦，女工針黹，無所不通。太尉夫人惜似心頭之氣，愛如掌上之珠。有個侍女名阿香，年十二歲，日則同行同伴，夜則小姐床前打鋪，寸步不離。這小姐性格溫和，禮上愛下，凡府中侍婢奶娘，無有不敬，不在話下。卻說湧金門外西湖之上，裡有六條小橋，外有六條大橋。那水港通南北二山，山水灌溉，下培田禾。這兩湖第一橋名曰映波橋，第二橋名曰鎖瀾橋，第三橋名曰望仙橋，第四橋曰壓堤橋，第五橋名曰東浦橋，第六橋名曰跨虹橋。這每條大橋上，高宗天子常夜遊於西湖之上，至晚不回宮。就在六條橋亭子內宿，至曉回宮。那六條橋上各建一座亭子，朱紅欄杆，綠油飛檻，雕簷各立牌額一面，因此稱為夜遊湖，不問官員士庶，俱許遊賞，與民同樂。這臨安府城內開鋪店坊之人，日間無工夫去游西湖，每遇佳節之日，未牌時分，打點酒樽食品，俱出湧金門外，僱倩畫舫或小划船，呼朋喚友，攜子提孫，公子王孫，佳人才子，俱去夜遊，有多少密約偷期之事。名人游至三更以後，去那六條橋亭子上歇宿。時人稱為「西湖裡點燈東湖裡明」，說不盡西湖美景。有篇《折桂令》詞，單道西湖好處，其詞云：

蘇公堤上，今古堪誇。春夏秋冬，四季奢華。灩澦湖光，冥蒙山色，掩映朝霞。紫陌上垂楊繫馬，斷橋邊流水人家。畫舫撐棹，翠袖羅裳，韻悠悠笙歌嘹亮，醉醺醺笑語喧嘩。

卻說裴太尉一日見街坊上王孫公子，雕鞍駿馬，佳人才子，香車暖轎，來來往往，紛紛嚷嚷，俱出郊外踏青。太尉回府，夫人出來迎接，至後堂坐下，夫人問太尉：「今日是三月十五日，來日是清明令節之辰，我欲同太尉往外閒走一遭，遊賞西湖則個。不知太尉心下如何？」太尉道：「我今日特地在內推事早回，要明日早告假往北山玉泉寺前拜掃先塋化紙。夫人可吩咐廚下侍婢，打點肴饌，及女孩兒同往一遊可乎！」夫人大喜，隨即吩咐畢。次早，太尉入內告假回來，與夫人、小姐同出湧金門外下船，望西湖第三橋泊岸。太尉、夫人、小姐上了轎，同往玉泉寺中佛殿上燒香已畢，又同至玉泉池邊看金魚，往來出沒。其日遊玩佳人才子，不計其數，惟秀娘小姐猛見人叢中有一少年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如潘安重出世，似宋玉再還魂，年約二十，青春丰采。這小姐目不轉睛，細視那少年書生，即心中忖道：「世上有如此美貌書生，使奴異日借得如此少年，平生願足。」欲向前問其居址姓氏，爭奈雙親在旁，心雖愛慕，恨不能一語，正中心中悵悵間。

卻說那少年，乃東城褚家塘劉員外的兒子，名喚劉澄，字清之。其日外祖家上墳，請生閒玩同往。當日見小姐目不轉睛，乃四目相對，徘徊不捨。

卻說裴太尉與夫人、小姐上了轎，回至船邊下轎，坐在船中，倚欄觀看。端的好個西湖，勝似蓬萊三島，古人有篇詞道羨：西湖到處矜誇。聒耳笙歌，滿肋繁華。十里湖光，六橋風月，三竺煙霞。觀才子流觴泛■，看遊人荷插紛華。迭竹分茶，問柳尋花。描不成九曲高峰，畫不盡十萬名家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這劉澄，因在玉泉寺見了那小姐，遂乃潛蹤，遠遠跟至湖邊。見一號船開往湖中遊玩，遠詐身已不快，乃告外祖曰：「兒欲先回。」外祖曰：「既同來，何故自回。」生曰：「奈生染微恙，欲募划船先回。」外祖眾人挽留不住，生乃別離了大船，僱一隻小船，吩咐船家，可遠遠跟著那只太尉的畫舫而行。

卻說裴太尉船中鼓樂喧天，笙歌聒耳，太尉、夫人、小姐三位三棹，宴飲之間，遙見南北峰西湖景致，心中大喜。太尉開懷暢飲，至申牌時分，酩酊大醉，臥於船中。吩咐夫人：「今日天晚，如若入城不得，就在船上宿了。待我酒醒，今夜月光，我與夫人夜遊湖。」夫人領諾，不在話下。

這劉生跟著畫舫，迤邐而行，見大船泊在雷峰塔下，乃訪問舟人，太尉姓甚名誰。舟人曰：「乃殿下都太尉裴相公與夫人、小姐也。今太尉酒醉，吩咐待太尉酒醒，要乘夜月游湖。」劉生乃懇告小船上人曰：「我有銀子一兩與你，你可上岸買些酒饌果品下船。我和你跟太尉大船夜遊湖則個。」舟人大喜，即上岸買辦下船，與劉生共飲之間，見一輪明月當空，已是一更時分，正值十六日夜，天氣清高，月明如畫，山光湖水，一派清奇。

卻說小姐正在大船之中，舉目遙望，碧天似鏡，皓月如銀；六橋亭上，燈火熒煌，四顧湖中，大船小船，有數千艇。見一小船，止離大船丈餘水面。船上坐著個少年，莫非玉泉觀魚者乎？細視良久，果是那生也。小姐無計奈何，乃口綴一詞，名《訴衷情》：

乍逢兩下想留心，妾意尚沉吟。遊賞勤，心費盡，畫地兩離分。親間阻，怎許情？今宵望，重相見，除非是夢中。

詞罷，欲歌之，使此生知奴意有在也，恐母詳之，乃以手擊欄杆，歌古詩一絕，詩曰：

湖光瀲灩晴便好，山色空■雨亦奇。
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兩相宜。

歌其詩而聲清韻美，這劉生聽得，不覺手舞足蹈而止曰：「天生如此美女，人才奇絕，既歌此詩，必有情意，若得為夫婦，實出望外。」遂命移舟相近畫舫邊，聽其歌詞。這小姐見生移舟傍船，其心益深，不能一訴衷曲，乃取核桃一枚，以袖中白綾汗巾裹之，問天買卦曰：「妾若得此生為夫，此核桃投之於生懷，若不得諧和，此核桃投之於水中。」遂乃擲之，果入生懷中。生拱手稱謝，已而開視，則雙桃也。生遂取袖中香羅錦帕包核桃一枚，復投之於小姐大船上來，小姐急拾錦帕，揣入懷中，心甚喜悅，曰：「彼我有情，故相隨至此，月光之下，有如蚌吸月之勢，兩下相望，各自有心，安能一會？」正猶豫相看之時，太尉命舟人移動畫舫，復往清波門而去。劉生亦隨而行，比天明登岸，其劉生自乃上岸，心中難捨，第事不由己，悵悵而回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裴太尉、夫人、小姐回府，小姐入於香閣之內，坐了半晌，心下鬱鬱不樂，緣此日則忘餐，夜則廢寢，思思想想，心心念念，盡都為著那生。

時值七月七夕，太尉與夫人、小姐在後花園中穿針乞巧。飲宴之間，小姐想那牛郎織女之事，忽然情興，乃回房中，取那生香羅錦帕見之，將文房四寶至香案上，乃作詩一首以解悶懷，詩曰：

憶昔清明事偶然，投桃報桃兩情牽。

重逢七夕添新恨，獨對孤星犯舊垣。

織女有心求月老，牛郎無路遭天緣。

幾時共誇河橋會，不負當初到玉泉。

詩罷，擲筆於地，涕泣哽咽，和衣而臥，比天明，至午牌不起。阿香稟知夫人，夫人見說女兒有病不起，便至床前問道：「我兒，昨晚乞巧未完回房，不想我兒身體不安。」道罷出房去了。當晚太尉回府中，夫人備說女兒有病之事，「不知因何，自清明游湖回家，情思不樂，針指懶拈，沒情沒緒，面容憔悴，不知有何緣故？」太尉次日請太醫院醫官看治，診其脈息，太醫謂太尉曰：「令愛小姐貴恙，乃七情傷感，以致如此，某以藥治之，自然平穩。」不想小姐臥病不起，一月有餘，服藥無效，飲食少進，問佛無靈，夫人甚慌，每日在房中看視，不在話下。

這小姐思慕那生，日夕不安，慳慳害倒。自思曰：「枉服藥劑，若要痊安，除非遂奴心上之人。」勉強起來，將筆硯至床前，調詞二首，名寄《西江月》：

強對妝台開鑿，容顏瘦比黃花。玉泉觀景轉回家，整日不飲不茶。不為閒花野草，休耽浪酒閒茶。西湖夜遇少年郎，放這冤家不下。

寫罷，將詞折就四方，壓在硯池底下，依前上床睡了。

又過了兩日，太尉因見女兒病症沉重，自與夫人同至房中看視，夫人問曰：「你如今或要什麼，可對父母說知，可行即行，以遂我兒之心；你若含糊不肯明言，恐喪性命，悔之不及。」小姐只是微哂而已。太尉坐在房中，無甚事，猛然將硯匣一推，忽見四方折紙在下，把來展開觀看，卻是小姐寫的那篇詞。太尉看畢，即對夫人曰：「是我為父的不是，早知不教孩兒去游湖也。好夫人，你看他寫下這般言語。」夫人亦看了，乃對小姐言曰：「我兒，你可寬心，我便對爹爹說，教人去訪問那少年是何人家，在於何處居住，就使人求親。我兒放心將息，父母止有我兒，不可執迷，殞了身軀。」道罷，同太尉出房，至後堂商議，叫過府裡掌事王虞候至面前，備細說小姐之事，「你可去問湖上小船舟人，說三月十六日夜遊湖，在雷峰塔下，小船上少年書生，姓甚名誰，那裡居住，問得明白，速來回話。」

王虞候領了台旨，迤邐行到湧金門外，尋那當日載裴太尉畫船舟人，尋得姓錢名大，其人說，那日載少年的是胡小二船。虞候乃同錢大去尋胡小二，問他「三月十六日夜僱你小船夜遊湖那少年是何人家之子。」胡小二思量了半晌，乃言：「我聽他說是褚家塘織緞子機房劉員外之子，你要知仔細，可去褚家塘打聽，便知詳細。」王虞候別了二人，自去褚家塘，到處問劉員外機房，詐稱織緞子為名，直尋到他家。見了劉員外，敘禮畢，假織緞匹銀兩定下。待茶畢，少間，忽見一少年出，年可十六七歲，美貌清奇。乃問劉員外：「此少年何人也？」員外曰：「此我第二子劉澄也。」王虞候又問曰：「令郎曾有婚配否？」員外曰：「媒說頗多，未得其諧。」道罷，王虞候遂告別，回至裴太尉府中伺候。太尉回府，少頃，坐下，便問王虞候：「你去打聽其事若何？」王虞候將前事一一告復太尉道：「這劉員外次子劉澄，年一十六歲，未有婚配。端的生得眉清目秀，丰標出格，若贅此子為婿，十分相稱。」太尉聽了，吩咐王虞候：「不可對別人說，待我商量。」王虞候自退。

裴太尉入後堂，對夫人細說此事。夫人乃言：「既是劉員外之次子，他家織機大戶，可以相對。」又曰：「太尉，你今心下若何？」太尉道：「依孩兒之心，成了此事，若不依孩兒心性，倘有不測，如之奈何！」夫人曰：「太尉既肯成就，即便使官媒去他家議親。」太尉出廳，叫王虞候去尋兩個官媒婆至府中。少刻，媒婆至，夫人命入後堂，太尉說：「我夫人止有一個小姐，年方一十五歲，你今與我到褚家塘劉員外家說，要贅他次子劉澄為婿。」賞了官媒三杯酒，便令前去，來日傍速回說。

兩個官媒相謝去劉家。見了員外媽媽，待茶畢，二媒婆說：「太尉老爺多多拜上員外，欲求令嗣二官人為婿，未知員外、媽媽意下如何？」劉員外道：「二位婆婆光臨，又蒙太尉、夫人厚意，怎敢違命。但不知小姐青春多少，共有公子幾位？」媒婆道：「裴太尉止有此位小姐，年方一十五歲。美貌非凡，且諳書史，相公、夫人甚是鍾愛。今者特令老婦作伐，如若員外媽媽應允，便請出個團圓吉帖。」劉員外教備酒席相待二位婆婆已畢，員外取出一張銷金鴛鴦箋帖，寫了二官人生庚年月日時，封了，付與媒婆；又取過白銀二兩，少酬貴止步勞頓，教「多多拜上太尉、夫人，此事劉某不敢相攀，多蒙厚意，此事兒敢不奉命。」二人相別而回，天色已晚。過了一夜，至次日，媒婆徑至裴太尉府中，直入後堂，見夫人並太尉說了備細，呈上吉帖。太尉大喜，便取紅羅鮫綉箋回個吉帖，送與劉員外去了。

卻說阿香聽得明白，密去房中稟知小姐道：「與小姐賀萬千之喜，今日官媒將劉員外次子吉帖送來，親事已成了。俺小姐在玉泉寺見的少年便是他也。」小姐聽說，心中大喜。少間，夫人走入香閨，對小姐道：「兒，你爹爹教王虞候去挨問船家，訪得那少年乃是褚家塘劉員外次子劉澄，字清之，年一十六歲，今已姻緣成就，孩兒放心，將息好了，教你爹爹擇日贅過府中為婿，我兒慢慢將息起來。」道罷，夫人自去。

卻說這小姐歡來不似今日，喜來不似今朝，聽說成了親事，便覺身體清健，將息不一月，還原復舊，起來梳妝打扮。這夫人與太尉見女孩兒無恙，況且女子有家，父母之願，心中多少歡喜，即二人商議教人擇日成親。太尉教人選得十二月初一日甲子辰辰，便使二官媒去與劉員外說知：「十一月十五日下財聘禮，十二月初一日過門成親。」兩個媒婆大喜，來往兩邊說了。那小姐喜上眉峰，已諧所願，花容玉貌，更加嬌媚，恨不得揮太陽於咸池，走日晷如擲梭，屆桃夭之期，效于飛之美。不覺時光似箭，轉眼又是十一月十五日矣。是日，劉員外備辦金花表裡，羊酒禮擔，送聘裴府已畢；至十二月初一日，裴太尉府中大排筵會，鼓樂笙簫，相請諸親朋友戚屬陪宴，歌《關雎》，詠《螽斯》，堂上屏開金孔雀，繡房褥隱翠芙蓉。至晚筵罷，諸親屬相謝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裴秀娘與劉澄官人，同攜素手，共入蘭房，進銷金羅帳，成了夫婦。佳人才子，一樣青春。雲雨之際，如鸞鳳顛倒，如魚水相歡。劉官人曰：「不想那日遊湖之時，隔船不能一語，今日卻成夫婦，誠人間之好事，夙世之良緣也。」秀娘曰：「奴本深閨之女，自從游湖之夜一面官人，歸即慙慙患病，寢食俱廢，顏容瘦怯，自分不得與官人相見，豈圖今日結連理枝也。豈人謀哉，良由天作之合耳。」於是二人各出當時所遺表記，生以白綾汗巾裏核桃一枚以示小姐，小姐以香羅錦帕裏核桃一枚以示生，正是美丈夫郎，情色相當。小姐乃口占一絕，詩曰：

妾本生長守深閨，游湖卻會才人歸。

越鳥南枝天一處，於今始效比翼飛。

劉官人亦口占一絕，詩曰：

白璧明珠一種奇，佳人才子兩相宜。

今宵洞房花燭豔，再添金榜掛名時。

後來劉澄勵志學業，文日益進，年餘，補弟子員，三年之後，聯登科甲，升授江西廣信府通判之職，將帶裴小姐前去上任。三年官滿回朝，升山東兗州府府尹。三年告致仕回鄉養病。裴秀娘得封淑惠夫人，生二子一女，俱為顯官、夫人。這劉府尹壽年七十而終，裴夫人享年八十而逝。郡中人士，無不稱為雙美云。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